
理论与应用

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及其感知的符号过程

田海龙 代 薇

摘要：本文基于戈尔和厄文关于“符号过程”的论述，通过对游记《胡同情缘》的分析，探究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如何被感知，进而形成“老北京”感觉质的符号过程。首先借助“区分轴”和“抹除”的概念进行分析，发现该游记对北京胡同的描述镶嵌在关于“古老”对“现代”的区分轴上，在描述砖木青瓦、狭窄街道、街头小贩，以及胡同居民慢节奏生活方式的同时，游记将与之相对的、具有现代特征的环境和人物从描述中抹除，在语言使用形式上呈现出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之后借助“呈符化”和“分型递归”的概念，发现北京胡同内的建筑（如麦当劳餐厅）在该游记中从指示符转向了像似符，使得胡同内的新建筑不再具有“现代”的指向意义，而与胡同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像似关系，进而被赋予“传统”的像似意义；同时，中国胡同的紧凑与美国建筑的疏阔被“分形递归”到胡同居民与美国人的交往方式层面，突显出胡同内居民交往密切的“老北京”特征。文章认为北京胡同“老北京”的特质通过该游记作者建立的“区分轴”以及运用的“抹除”和“呈符化”等手段，从一种潜在的抽象特质转变为具体且被经历的“老北京”感觉质，这一符号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过程。

关键词：符号过程，意识形态，北京胡同，感觉质，呈符化

The “Old Beijing” Quality of Beijing *Hutong* and the Semiotic Process of Its Sensation

Tian Hailong Dai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Hutong Karma*, a travel note by Peter Hessler, to determine how the “old Beijing” quality of Beijing *hutong* is sensed and further becomes a type of qualia.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semiotic process proposed by Gal and Irvine, the article yields two significant findings. First, by 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axi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erasure”, it shows that the “old Beijing” quality of Beijing *hutong* is embodied in the *hutong*’s architecture and its inhabitants’ way of living, the description of which is set in a contrast between oldness and modernness, characteristically emphasising oldness while ignoring suggestions of the modern. Second, by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rhematization”,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a McDonald’s restaurant located in a *hutong* area turns McDonald’s from an index into an icon, no longer referring to fast food but instead representing the slow style of life by forming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festyle of *hutong* residents. Furthermore, by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fractal recursivit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density of *hutong* and wideness of American buildings in the description of *hutong* is projected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people’s relations: the intimacy of *hutong* inhabitants against the looseness of American relations. A discussion of these findings in the light of semiotic process theory leads to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old Beijing” quality of Beijing *hutong* is process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travel note in such a way as to transform a potential and abstract quality into an embodied and experience-able qualia of “old Beijing”, in the semiotic process in which the author’s ideological work plays a key role.

Keywords: semiotic process, ideology, Beijing *hutong*, qualia, rhematization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1014

一、引言

北京胡同一直被认为具有“老北京”的特质，在“鼓励发展以胡同和传统街区为核心的历史文化旅游街区，打造系列特色京味文化旅游产品”（京政发，〔2010〕28）的北京旅游业中，北京胡同的传统和古老特质进一步深入人心，俨然成为“老北京”的象征。这种“老”，或曰“古朴”“传统”，是北京胡同所具有的一种潜在特质，就如同某个物体具有轻、软的特质一样。这种潜在特质可以被体验到，如我们置身北京胡同时可以感觉到它的古朴，或手拿某个物体时感觉到它轻、软。然而，这种潜在的抽象特质并非等同于具体的、被经历的“感觉质”（*qualia*），“老北京”的特质也并非直接具象于北京胡同。那么，人们为什么对北京胡同有“传统”和“古老”的感觉？对此，本文将借助戈尔和欧文（Gal & Irvine, 2019）关于“符号过程”的论述进行探究。

本文与目前对北京胡同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人类文化学者（如 Wang et al., 2003; Li, 2005; 孔繁峙, 2005）聚焦胡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旅游学学者（如 Du Cros et al., 2005, Johnston, 2014; 张瑛等, 2007; Day et al., 2015; Zhang & Lu, 2016; 徐虹、韩林娟, 2018）则探究胡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虽都关注北京胡同的形象，但多集中在其旅游形象的建构及其多样化、动态化特征上面，如“宁静”“热闹”或是“古朴”这些特征。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如冯捷蕴, 2011）关注北京胡同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从中外游客的评价中探究他们对北京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但多侧重对北京胡同“历史悠久”“传统”和“古老”等特征的描述。即使有文章（Jiang et al., 2021）关注北京胡同作为传统居民区和现代旅游景点在不同利益主体下的情态资源分布，揭示北京胡同的形象在传统和现代碰撞中不断发展，也没有进一步阐释北京胡同如何被定义为“传统”或“现代”。

与这些研究不同，本研究试图阐释北京胡同如何可以与“传统”“古老”这些感觉质联系起来，进而揭示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被感知的符号过程。为此，我们将通过分析美国著名记者皮特·海斯勒（Peter Hessler）撰写的关于北京胡同的一篇游记，探究以下三个问题：（1）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如何在语言符号中得以体现？（2）该游记中体现的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如何被感知进而形成感觉质？（3）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被感知的符号过程中语言意识形态起到什么作用？

二、分析语料和研究框架

(一) 语料介绍

本文的分析语料是一篇题为《胡同情缘》的游记。这篇游记最初于2006年发表于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后被收录在2012年出版的《奇石：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报道》(Hessler, 2012)中，成为书中18篇游记中的一篇。该书的中文版(海斯勒, 2014)由李雪顺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文的例句源自此译本。

《胡同情缘》中文9000多字，以第一人称描述作者在北京胡同居住的所见所闻，涉及胡同本身和胡同居民两方面的内容。选取该游记作为分析语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 彼得·海斯勒虽然出身于美国，但长期居住在北京，他对北京胡同的描写可以更好地体现出东方和西方融合的视角；(2) 他对北京胡同的描述涉及胡同本身和胡同居民两个方面，可以为本研究阐释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被感知的符号过程提供更全面的观察维度。

(二) 分析框架

为探究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被感知的符号过程，本文将借助厄文和戈尔(Gal & Irvine, 2019)提出的一套分析符号过程的概念，包括“区分轴”(axis of differentiation)和“抹除”(erasure)、“呈符化”(rhematization)和“分形递归”(fractal recursivity)。下面我们先阐释这些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用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所谓“区分轴”是指用来整合符号过程的一组彼此对立的特性，如被认为具有男性特征的某个语言变体与被认为具有女性特征的另一个语言变体就处于一个区分轴的两端(田海龙, 2023)。“抹除”则指对区分轴上彼此对立的语言形式进行选择，进而将一些与特定意识形态框架不一致的语言形式隐去(Irvine & Gal, 2000, p. 38)。例如，欧洲的语言学家如果要坚持塞里尔语言的简洁性就要选择描述这种语言规范的语法结构，同时把这种语言的复杂性和各种变异解释为源自塞里尔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与塞里尔语自身独特的纯真和简洁无关(Woolard, 2021, p. 11)。再如，若要在媒体中显示非裔美国人的英语与街头文化中的年轻男性相关，而且具有彪悍、越轨、超男性化的像似性，那么，媒体就不会去报道女人、年长者、儿童，以及教堂的牧师说

这种英语的情况，借此将与男性相对的这些人与这种英语的联系抹除 (Woolard, 2021, p. 11)。

“呈符化”亦称“像似化”(iconization)，指其中一个符号与某个物体建立起指向关系之后，还可以与该物体的特质建立潜在的像似关系。例如，沃洛夫语言的 waxu geer 变体在指向说这种变体的贵族人士之后，还可以与“有教养、有权势、温和优雅”这些贵族所具有的特质建立起像似关系，使说这种语言变体的人听起来像是和有教养、有权势的人一样 (Irvine & Gal, 2000)。“呈符化”体现出语言变体提供的语言形象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形象具有相同的特性，即像似性 (iconicity) (Pierce, 1974)，当然这种像似性是被赋予的，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赵芑, 田海龙, 2022)。

“分形递归”强调区分轴所创造的对比可以向下投射到子层级的对比上，也可以向上投射到更具包容性的层级上 (Irvine & Gal, 2019, p. 20)。通过分形递归，社会群体间或语言变体间有意义的对比在区分轴的两边重新产生，通过重复区分轴上不同特性的比较和对比，改变比较和对比的对象，进而将这种比较和对比投射到多个社会领域，创造新的社会意义 (田海龙, 2023)。

厄文和戈尔提出的这一套概念是阐释符号过程的有效概念性工具。一方面，“区分轴”和“抹除”这两个概念凸显出符号过程中语言使用者选择使用不同语言形式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呈符化”和“分型递归”这两个概念凸显出符号过程产生社会意义的具体方式。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将符号过程分为“语言形式选择”和“社会意义投射”，前者从区分轴和抹除的角度分析作为选择的符号过程，后者从呈符化和分型递归的角度分析作为投射的符号过程 (图 1)，并据此对选取的语料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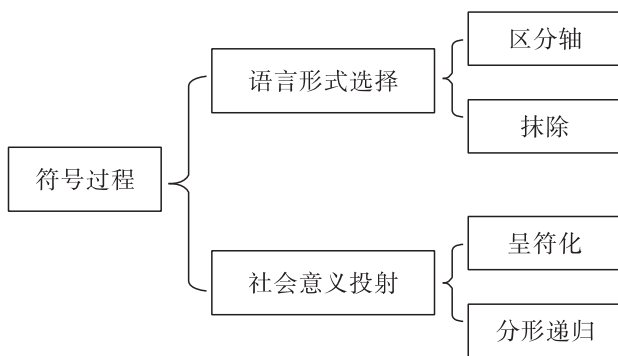


图 1 符号过程分析框架

三、感觉质生成的符号过程

(一) 区分轴：胡同内与胡同外

海斯勒采取对比的方式描述北京胡同，将自己居住的现代化楼房与周围的胡同进行对比，建立起一个区分轴。区分轴的一端是胡同内的建筑和居民，另一端则是胡同外的建筑和居民：

我住的是现代化的三层楼房，但周围的房屋全是一层的砖木青瓦结构，这在胡同区十分典型。建筑物矗立在灰墙砖后，前来北京老城参观的游客时常对这种层次分明印象深刻：一垛接一垛的墙壁，一块垒一块的灰色方砖。然而，胡同住宅区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是它的连接与运动。几十家人共用一个出入口，尽管老宅区安有自来水，但很少有私人卫生间，因此公共厕所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胡同区，很多东西都是公用的，就连巷子也是如此。即便在冬天，居民们也会找几个邻居在路边扎堆围坐。街头小贩定期路过，因为胡同太小，开不了大超市（海斯勒，2014，p. 37）。

上面这段文字对胡同外的建筑只用了“现代化的三层楼房”进行描述，更多的笔墨用来描述胡同内即被他称为“胡同区”的建筑和居民：建筑物是“一垛接一垛的墙壁，一块垒一块的灰色方砖”，居民是“几十家人共用一个出入口……很少有私人卫生间”“在胡同区，很多东西都是公用的，就连巷子也是如此。……居民们也会找几个邻居在路边扎堆围坐。街头小贩定期路过……”夹杂在这些描述中的还有一些概括特性的形容词，如胡同外的三层楼房是“现代化”的，胡同内的住宅区是“老”的，厕所是“公共”的，东西是“公用”的，胡同是“太小”的。

海斯勒建立的这个“胡同内-外”的区分轴，贯穿于这篇游记的始终，其所形成的胡同内外的对比可归纳在表1中。胡同内的“传统”建立在与胡同外“现代”的比较之中，胡同内是多年不变的原貌，胡同外则是飞速变化的现实；胡同内是狭窄，胡同外则是宽大；胡同内是街头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胡同外则是大超市和汽车鸣笛的喧闹；胡同内的空间是公共的，胡同外的空间则是私密的。《胡同情缘》对北京胡同的描写通过这样一个“胡同内-胡同外”的区分轴，体现出作者对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的认识，而

他对与“老北京”特质无关的北京胡同的信息进行抹除，进一步将这一认识凸显出来。

表1 “胡同内-外”区分轴

胡同内	胡同外
传统的	现代的
保持原貌	变化飞速
狭窄	宽大
街头小贩	大超市
公共的	私人的
充满贩卖声	充满汽车声

(二) 抹除：对胡同变化的负面描写及评价

《胡同情缘》对“胡同内-外”区分轴一端的“传统”进行描写的同时，也自然地忽略了另一端的“现代”，正如伍拉德（Woolard, 2021）指出的那样，对某些特性的关注意味着对其他特性的忽略。就《胡同情缘》中对北京胡同的描写而言，如果说将北京胡同描述为“传统”是作者的“正选择”，那么抹除与之相对的“现代”则是作者作出的“负选择”。这种负选择并非对北京胡同的变化只字不提，也不是对北京胡同出现的具有现代性的新事物视而不见；相反，它体现为：（1）对北京胡同具有现代特征的变化进行负面描写；（2）对这些变化进行负面评价。

《胡同情缘》中有对胡同拆迁的描述，也有对改造后的胡同的描述，但是，对这些具有现代的变化描述都与对传统特征的肯定性描写截然不同，字里行间体现着对这些变化的不认可和不赞同：

我所居住的社区变化得很快。与菊儿胡同交叉的南锣鼓巷是一条很安静的街道，2004年时先后开设了酒吧、咖啡厅和精品店。当地的住户很乐意自家的房屋租个好价钱，商业模式也依循传统的建筑格局，但又把一种全新的人情世故带到了老城区。现在，我无须走出社区便能通过WiFi上网、购买民间手工艺品，以及各种各样想得到的混合饮料。有人开设了纹身廊。街头小贩和废品回收者依然活跃，但三轮车大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提供所谓的“胡同旅游”。参加这种旅游的大多是中国人。（海斯勒，2014，p. 43）

□ 符号与传媒 (28)

在这一段描写中，海斯勒首先点明了胡同的变化，具体描述了酒吧、咖啡厅和精品店的出现，以及上网的便利。为了标示胡同变化所带来的前卫新潮，他还提及胡同里开设的文身廊和“胡同旅游”。但是，他对这些变化的描述是负面的，其中还夹杂着负面评价：前者如将其中的一些变化（如开设酒吧、咖啡厅和精品店）描写为当地住户的摇钱树（“当地的住户很乐意自家的房屋租个好价钱”），后者将另一些变化（“三轮车大军”）评价为“所谓的‘胡同旅游’”。在一些关于北京胡同的研究中，胡同被赋予“现代化旅游目的地”的形象（Jiang et al., 2021），因此，胡同也被赋予现代化的特质。然而，《胡同情缘》在描述“胡同旅游”时，并没有谈及胡同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功能，而是将“胡同旅游”描述成当地住户发财的好机会，暗示其引入的“新的人情世故”破坏了老城区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甚至造成了街头小贩、废品回收者和三轮车夫混杂在一起的喧嚣局面。如此对胡同现代化的负面描述和评价，在映衬出胡同的传统特征的同时，也抹除了胡同的现代化特征。

可见，当现代特征不符合将北京胡同描述为“老北京”形象的意图时，就会被冠上明显的负面评价：

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然而，当这样的侵扰变成全面的破坏之后，正是他们的灵活多变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这便是老北京的反讽之处：胡同人家最有吸引力的一面为它自己铺就了毁灭之路。（海斯勒，2014，pp. 42-43）

以上这段描写北京奥运会筹备过程中对胡同改造的文字，将胡同出现的现代特征视为“侵扰”“全面破坏”和“毁灭之路”。这种对现代变化的负面评价，完全抹除了胡同的现代化对当地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为游客提供的各类娱乐活动等（Jiang et al., 2021）。

（三）呈符化：快餐的“慢节奏”

海斯勒将“胡同内”和“胡同外”置于区分轴的两端，着重描写胡同内建筑的古朴和居民生活方式的传统，并对胡同内发生的变化做出负面描写和评价，借此抹除与传统、古朴相悖的胡同特征，在语言描述上凸显出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这种对北京胡同的描述之所以使人们感觉到北京胡同具有“老北京”的特质，是因为经过了北京胡同从指示符转为像似符这一具有社会意义的投射过程。

例如，下面这段对胡同内一个麦当劳餐厅的描述，称其为“胡同餐馆”，将麦当劳与“胡同餐馆”建立起指示关系，之后又通过描写胡同居民在麦当劳餐厅里“缓慢的生活方式”，将其与胡同居民的慢节奏生活联系起来，由此，胡同内的麦当劳餐厅从指示符变成像似符。

离得最近的十字路口新建了一大片住宅区、两家超市和一家麦当劳。交道口相当于一条分界线：一脚跨上大街，你就进入了现代都市……刚搬到这个小区来住的时候，我把麦当劳看作是碍眼和威胁：它代表着飞速发展的经济，而后者已经毁掉了老北京的绝大部分。不过，随着我在胡同里居住时间的增加，我对这一家特许经营店产生了全新的看法。首先，完全不必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麦当劳享受它能提供的所有条件。在交道口餐厅，人们占着桌子却什么东西也不点，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很多人总是在看书；下午，可以看见一大帮孩子在里边做作业。我曾经看见附近商铺的经理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各自摆弄着账本。并且总是、总是、总是有人在睡觉。（海斯勒，2014，pp. 55 - 56）

一般情况下，麦当劳作为一个符号可以指向它最初存在的地方（如美国），包括这个地方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如现代）。然而，这种与现代化都市建立起的指示关系，因这家麦当劳特许经营店位于北京城的胡同内而完全消失了。胡同内的这家麦当劳被描述为一家普通的“胡同餐馆”，“人们占着桌子却什么东西也不点，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胡同里，麦当劳不再是快餐的符号，不再指向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胡同外麦当劳作为连锁快餐店的指向性特征，不仅不能构成对老北京的“碍眼和威胁”，也不“代表着飞速发展的经济”，相反却与胡同内缓慢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形成像似关系。

《胡同情缘》对胡同内麦当劳餐厅的描述，首先确立了这家餐厅具有的指示符特征，即和所有麦当劳餐厅一样与现代化都市建立起指示关系（它代表飞速发展的经济，是吃快餐的地方）。之后，通过对餐厅内人们就餐方式的描述，这家麦当劳又被赋予像似符特征，与胡同慢节奏生活方式建立起像似关系。这一从指示符转向像似符的过程即是“呈符化”，在这个过程中，麦当劳里面人们的慢节奏生活方式，不仅与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而且使人一想起胡同内的麦当劳，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静静地坐在那里”，并且“总是、总是、总是有人在睡觉”的景象。这样，在胡同内麦当劳就餐的人就被赋予了与在胡同外麦当劳就餐的人不同的特质：前者生活节

奏缓慢，后者生活节奏快捷。快节奏代表现代，慢节奏代表传统，如此分形递归，投射到“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上面，在胡同内麦当劳的就餐者就具有了懒散的特质，正如《胡同情缘》中所描写的，与“老北京”一脉相承。

(四) 分形递归：建筑的紧凑与居民交往的密切

在《胡同情缘》中，北京胡同被描写为紧凑和狭窄，将胡同内-外区分轴关于建筑的描写投射到居民的交往特征上面。我们会发现《胡同情缘》中北京胡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仅体现出慢节奏的特征，而且体现出灵活多变的特征，例如：

在胡同居民区，没有什么关系网能够超越自行车和厕所的紧密结合，因此老杨认识每一个人。他偶尔会给我捎一些同一社区其他人的口信；他曾经转给我一张名片，原来是另一个外国人正在想方设法找我。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当地一位媒婆给我物色了一个对象……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这样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产生了王老善这样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居民。（海斯勒，2014，p. 63）

借助呈符化的概念，可以看到，胡同建筑在指向“紧凑”“狭窄”等意义之后，又可以被用来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建立起像似关系，似乎胡同建筑的紧凑就像人与人关系网的紧密。在这种像似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借助分形递归的概念，剖析《胡同情缘》如何将这种像似关系投射到胡同居民的性格特征上。由于区分轴两端是处于特定情景中动态变化的一组对比，胡同内-外区分轴可以通过改变对比的范围向上合并或者向下继续分裂，产生分形递归所导致的新的社会意义。例如，最初处于区分轴两端的是胡同内建筑的紧凑与胡同外建筑的宽敞，将这种区分和对比投射到胡同内外不同的人群上面，就形成了新的对比，再进一步投射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面，又可以形成新的对比，即《胡同情缘》作者看到的胡同内居民的紧密联系和他所熟悉的美国人之间的松散联系。将这种区分和对比投射到居民的性格上面，我们就看到《胡同情缘》赋予胡同内居民“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特征。老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会给人捎口信，而且还是那种媒婆给人物色对象的口信，足以表明北京胡同居民彼此之间关系的密切。北京胡同居民的这种紧密联系孕育了他们“灵活”的处事风格，这实际上也是

“老北京”特质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探寻这种紧密联系的原因时,《胡同情缘》的作者提到了胡同的历史变迁,以前一个宅院居住一个家族,现在则可能住了二三十家人。越来越多的人挤在狭窄的胡同里,邻里之间的交往也多了起来。他将北京胡同的居住环境与他所熟悉的美国人的居住环境进行对比,将胡同居民的交往方式与美国人的交往方式进行对比。他将胡同居民特征与胡同环境联系起来(“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而胡同的物理特性(“结构”)则是用来指向实体内在特质(性格)的可察觉的符号。在《胡同情缘》的描述中,符号特性之间的差异(胡同建筑的特性与美国建筑的特性)成为社会群体性格差异的证据;或用皮尔斯符号学中的术语,作为存在物的单符之间的差异分形递归式地体现着抽象品质质符的差异。然而,质符作为特质代表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它如果要通过单符被经历、被体验或被感知,则需要作为法则的型符来制约。同样,胡同内外建筑布局的对比如果要分形递归式地投射到胡同内外居民的交往方式甚至是特质上面,也需要法则来制约。这些法则即《胡同情缘》作者对胡同内居民交往方式的认识、对美国人交往方式的认识,以及对两种交往方式区别的认识。这种认识即是语言意识形态,在符号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以至于戈尔和厄文(Gal & Irvine, 2019)将这一符号过程称作“意识形态工作”。

四、讨论:符号过程中的意识形态

以上分析表明,《胡同情缘》之所以让人感觉到北京胡同具有“老北京”的特质,是因为作者将自己对北京胡同的主观认识融入到对北京胡同的具体描述之中。他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通过对胡同内外建筑和居民的描述建立起一个区分轴,将胡同内描写为具有传统的特征,将胡同外描写为具有现代的特征,在形成对比的同时抹除胡同所具有的一些现代特征。对这种显现在语言层面关于北京胡同的描述进行呈符化分析,可以看到:北京胡同内的建筑(如麦当劳餐厅)在该游记中从指示符转向了像似符,使得胡同内的新建筑不再具有“现代”指向意义,而与胡同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像似关系,具有了“传统”像似意义;胡同建筑的紧凑与美国建筑的宽敞被分形递归式地投射到胡同居民与美国人在交往方式上的区别,如胡同居民交往密切,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则比较松散,如此凸显出胡同居民在密切交往中的“灵活多变”特征,也构成“老北京”的特质。

□ 符号与传媒 (28)

在这个符号过程中,《胡同情缘》作者“带有道德和政治倾向的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文化或亚文化层面的系统认识”(Irvine, 1989, p. 255),即“语言意识形态”,体现在区分轴、抹除、呈符化、分形递归多个层面。首先,区分轴和抹除体现出《胡同情缘》作者在语言形式层面的意识形态工作。他选择胡同内-外作为区分轴,这种对胡同内外区别性的描写就比将胡同的过去-现在作为区分轴进行对比描写更为具象地表明胡同内的“老旧”和“传统”。其次,《胡同情缘》作者的语言意识形态还体现在他对胡同内变化的负面评价上面。例如,他将胡同内出现酒吧和咖啡屋描述为胡同居民的“摇钱树”,抹除胡同旅游的现代特征,这些都是他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他的语言意识形态在呈符化和分形递归地实现符号的社会意义投射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呈符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符号在与某个物体建立指示关系并成为指示符之后,又与另一个物体建立像似关系并成为像似符。这种指示和像似关系都是在解释项的“猜想”(Parmentier, 1994, p. 17)作用下实现的。就胡同内的麦当劳餐厅而言,其与胡同居民的慢节奏生活方式建立起像似关系,就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作者主观地将胡同内的麦当劳餐厅与胡同外的麦当劳餐厅相区别,并将其与本土的“胡同餐馆”等同,进而通过凸显胡同内麦当劳餐厅里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将从指示符变为像似符,使之与“老北京”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张青(Zhang, 2018)曾经将北京话中的儿化音与京油子的“油滑”特质建立像似关系,实际上,这种像似关系也是人们依据自己的刻板印象“京油子待人处事油滑”主观赋予的(田海龙, 2023)。与此类似,与胡同外麦当劳餐厅里人们的快节奏生活形成对照,胡同内麦当劳餐厅里居民的慢节奏生活与“老北京”的特质建立起像似关系,也是《胡同情缘》作者自己的刻板印象发挥作用的结果。

就分形递归而言,《胡同情缘》关于胡同内外建筑格局的描述形成了胡同内建筑狭窄与胡同外建筑宽敞的对比,将这一对比投射到胡同内外人群的特质上,形成胡同居民联系紧密、胡同外人员联系松散的对比,进而创造出对胡同居民“灵活多变”特质的感知,这也是特定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这就如同皮尔斯符号学将符号按其自身的品质分为质符(qualisign)、单符(sinsign)、型符(legisign)那样:质符表明一种特质,如“联系紧密”,是“抽象的可能性”,它们只有在具体的、表明一种实际存在物的单符(如胡同内建筑的狭窄)中才能被经历,而抽象品质(如“联系紧密”)在现实

中的具体体现（与单符建立的关系）则需要被作为型符的法则、习俗等文化范畴和意识形态制约（皮尔斯，2014，p. 50）。就《胡同情缘》中对北京胡同的描写而言，按照皮尔斯符号学的观点，如果将胡同内建筑的狭窄视为“单符”，它所体现的抽象品质之所以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完全是作者语言意识形态这一型符作为法则发挥作用的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本文开篇所讲的北京胡同“老北京”特质，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包括胡同建筑的狭窄和胡同居民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物体所固有的潜在特质（质符），它需要在特定的文化、习惯或曰意识形态（型符）作用下通过北京胡同的建筑和居民（单符）被感知、被体验、被经历，进而形成“古朴、传统”这种“感觉质”。这个过程被称为“符号过程”，或“意识形态工作”（Gal & Irvine, 2019）。借助区分轴、抹除、呈符化、分形递归分析这个过程，可以发现感觉质是“意义活动的起端，因此也是符号的起端”（赵毅衡，2023）。感觉质不同于物体所固有的潜在特质，但是物体的潜在特质可以转化为感觉质，因为感觉质是个人的感觉（2023），它受到个人经历、知识、习惯等所有可称得上文化范畴的因素的影响。

五、结语

北京胡同是一种符号（单符），“老北京”特质作为抽象的可能性，也是一种符号（质符），“老北京”特质之所以具象于北京胡同，在北京胡同中被感知、被经历，形成感觉质，是因为习俗等法则作为型符发挥制约作用。本文借助戈尔和厄文关于“符号过程”的论述，具体分析《胡同情缘》对北京胡同的描述，进一步阐释了感觉质得以实现的符号过程。研究表明，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北京胡同建筑狭窄，胡同居民联系紧密且生活节奏慢等，体现出“古朴、传统”的抽象特质，具象在《胡同情缘》对北京胡同的具体描写之中，而这些描写正是作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工作。相对于许多探究语言变体感觉质的研究（如 Calder, 2019; D'Onofrio & Eckert, 2021）而言，本研究聚焦北京胡同，探究其“老北京”特质如何被感知进而形成感觉质的符号过程，不失为一个扩展研究范围的新尝试。

□ 符号与传媒 (28)

引用文献:

- 冯捷蕴 (2011). 北京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中西方旅游者博客的多维话语分析. *旅游学刊*, 9, 19 - 28.
- 海斯勒, 皮特 (2014). 奇石: 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李雪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京政发 (〔2010〕28).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展旅游业文件的意见, 获取自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fgb/lsgb/201905/t20190531_82606.html.
- 孔繁峙 (2005). 北京传统四合院、胡同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与保护. *北京规划建设*, 4, 10 - 11.
- 皮尔斯, C. S. (2014). 皮尔斯: 论符号 (赵星植,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田海龙 (2023). 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从“指向性”到“呈符化”. *当代语言学*, 2, 300 - 316.
- 徐虹, 韩林娟 (2018). 文学旅游中的艺术形象与游客感知形象对比研究——以北京胡同游为例. *旅游论坛*, 5, 46 - 55.
- 张瑛, 陈卓, 李建明 (2007). 北京胡同社区参与研究——一个探访民族旅游现状与出路的个案研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6, 59 - 61.
- 赵芃, 田海龙 (2022). 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 *现代外语*, 1, 137 - 147.
- 赵毅衡 (2023). 感觉质与呈符化: 当今符号美学的“新感性”趋势. *符号与传媒*, 26, 5 - 21.
- Calder, J. (2018). The Fierceness of Fronted /s/: Linguistic Rhematization Through Visual Transform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48, 31 - 64.
- Day, J. et al. (2015). Perceptions of Authenticity at a Heritage Destination: An Examination of Visitor Perceptions of Authenticity at South Luogu Alley Beijing. *Tourism Analysis*, 1, 53 - 67.
- D'Onofrio, A. & Eckert, P. (2021). Affect and Iconicity in Phonological Vari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50, 29 - 51.
- Du Cros, H. et al. (2005). Cultural Heritage Assets in China as Sustainable Tourism Products: Case Studies of the Hutongs and the Huanghua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3, 2, 171 - 194.
- Gal, S. & Irvine, J. T. (2019).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ssler, P. (2012). *Strange Stones: Dispatches from East and Wes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Irvine, J. T. (1989). When Talk Isn't Cheap: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Ethnologist*, 16, 2, 248 - 267.
- Irvine, J. T. & Gal, S. (2000). Language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In P. V. Kroskrity (Ed.),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cs, and Identities*, 35 - 84. Santa

-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Jiang, J. , Chi, Y. & Feng, J. (2021). Struggl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mages of Beijing *hutongs* in Anglo-American Media. *Critical Arts*, 1, 65 – 84.
- Johnston, C. S. (2014). Towards a Theory of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Beijing's *Hutong* Neighbourhoods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2, 2, 195 – 213.
- Li, F. (2005). The Image of Beijing Culture: The Protection Area of Sough Luogu Alley. *Chinese Development*, 1, 66 – 69.
- Parmentier, R. (1994). *Signs in Society: Studies in Semiotic Anthropology*.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Peirce, C. S. (1974).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N. et al. (2003). Chinese Vernacular Heritage as a Tourist Attraction: The Case of Beijing. *Tourism in China*, 51 – 62.
- Woolard, K. A. (2021). Language Ideology. In J. Stanlaw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1 – 21.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Inc.
- Zhang, C. & Lu, B. (2016).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Traditional and Redeveloped Inner City Neighborhood: A Tale of Two Neighborhoods in Beijing. *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 5, 23 – 36.
- Zhang, Q. (2018).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 New York: Routledge.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博士,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话语研究、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

代薇, 硕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成员, 研究方向为社会符号学、话语分析。

Author:

Tian Hailong, Ph. 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iscourse analysis,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al semiotics.

Email: tianhl@cup.edu.cn

Dai Wei, M. A. candidate, member of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ocial semio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